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索引

明

前定錄

二卷

明·蔡善繼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一頁

白醉瓊言

二卷

明·王兆雲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二一五頁

雪濤小說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五七一頁

談言

不分卷

明·江盈科撰

三十七編

第一册

六〇一頁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二册

一頁

一卷起至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三册

一頁

十二卷起至二十一卷止

何氏語林

三十卷

明·何良俊撰

三十七編

第四册

一頁

二十二卷起至三十卷止

清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五册

一頁

一卷起至二十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六册 一頁

二十一卷起至三十五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七册 一頁

三十六卷起至四十八卷止

清

清秘述聞 十六卷 清·法式善撰 三十七編 第八册 一頁

清秘述聞續 十六卷 清·王家相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補 二卷 清·錢維福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 一頁

清秘述聞再續 三卷 清·徐 祁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册末 一頁

附：索引.....三十七編 第九册末

探異錄 八卷 清·胡源祚撰 三十七編 第十册 一頁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二

明 何良俊 撰

夙慧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遵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聖人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穎脫者。最易為善。夫既易為善。則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責之早慧。吁可怪哉。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於  
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頗偏。釋道安習鑿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時謝混風鑒。  
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  
有兩玉人。



書曰。桓馬。字叔元。沛郡龍亢人。父郁。太尉告客曰。此吾祖榮。皆以經學顯名。馬位至太尉。

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嗟子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患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已衛玠見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家

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

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昏

出其轍下。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素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素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荇風俗。見而竒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

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

推。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耽古篤學。家貧不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

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

州。命為勸學從事。亮卒。周聞問。即便奔赴。尋詔書禁斷

惟周以速行得達。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

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

儒。實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

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絕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

是神仙之類。



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  
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朱異曰。未  
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預。並結縞帶之好。朱異曰。未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  
將軍。據曰。本知季文。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  
愴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  
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  
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  
汗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  
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議校尉。據聞三人才名。  
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裏以迅驟為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

吳地記曰。陸閔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

光

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謝承後漢書曰。陸閔。建武

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

將帥。猶著纁巾。

管幼安在家恒著皂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

愛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

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

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  
慎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  
即魏氏方在厨。引麩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  
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  
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

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梁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

人。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淮。宋司徒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傭書以養母。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歷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徐陵已見。先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

顏回。

蕭建平。梁書曰。蕭大球字仁珽。明惠夙成。高祖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時建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拚而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

落乃追步惠連矣。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以孝義稱。貞少

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瓊。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

馬。陳亡入隋。為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

倕已見。陳書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權。梁

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

倕問五經十事。荔

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

南史曰。寄。字次安。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

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壻。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



何容不爾。

何安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貨雇之雇。為新故之故。

李德林幼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

吏。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

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頰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死蘭墀。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駱驛。皆出於頰。時稱小許公。

蘇頰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頰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歡笑明本  
作笑樂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人元嘉五年拜淮陽王

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

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歡

笑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

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

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

曰后在家為僮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會

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蘓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眾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倣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乃  
拔刃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窓梳頭未竟。李姿貌端麗。  
見主來。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擲  
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

南康長公主。

謝鎮西謝尚已見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

嫁。郝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

不與曇言。晉書曰。郝曇。字重熙。郝鑒弟。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

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

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高郢已見。劉昫唐

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楊大年。楊億已見。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

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

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

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竒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

驚。即易之。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至大中授集賢學士。

賢媛第十七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北庭。君子耻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

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

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

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

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

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

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

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

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

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北庭。君子耻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

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察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  
默然不能屈。

蔡文姬自匈奴歸後。適董都尉。董犯法當刑。董祀為屯田都尉。

文姬自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  
堂。曹公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  
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為改  
容。曹公曰。誠為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  
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不濟垂死之命乎。操

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

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

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高郢已見。劉昫唐

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楊大年。楊億已見。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

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

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乃  
拔刀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窓梳頭未竟。李姿貌端麗。  
見主來。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擲  
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

南康長公主。

謝鎮西謝尚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

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

不與曇言。晉書曰。郗曇字重熙。郗鑒第  
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蘓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眾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倣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



歡笑明本  
作笑樂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人元嘉五年拜淮陽王

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

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歡

笑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

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

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

曰后在家為僇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會

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頰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駱驛。皆出於頰。時稱小許公。

蘇頰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頰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吏。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

何容不爾。

何安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貨雇之雇。為新故之故。

李德林幼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

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壻。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

落乃追步惠連矣。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以孝義稱。貞少

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瓚。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

馬。陳亡入隋。為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

倕已見。陳書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權。梁

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

倕問五經十事。荔

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

南史曰。寄。字次安。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捨而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

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梁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

人。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淮。宋司徒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傭書以養母。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歷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徐陵已見。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

顏回。

蕭建平。梁書曰。蕭大球。字仁珽。封建平王。明惠夙成。高祖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時建



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  
慎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  
即魏氏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  
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  
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

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

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閔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光

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閔。建武

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

將帥。猶著纁巾。

管幼安在家恒著阜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

愛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  
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倣以所不知而好。朱異曰。未  
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預。並結縞帶之好。朱異曰。未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  
將軍。據曰。本知李文。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  
愴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  
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  
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  
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  
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議校尉。據聞三人才名。  
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裹以迅驟為

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

推。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耽古篤學。家貧不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

州。命為勸學從事。亮卒。周聞問。即便奔赴。尋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

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實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逝。終始是書。我后欽賢。

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絕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

是神仙之類。

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素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素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行風俗。見而奇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

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

已衛玠見

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家

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昏

出其轅下。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庾太尉

庾亮已見

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廳事

上。征西車騎。

庾翼庾冰並已見

自譬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

散髮高詠。從閣內出。向人奔迸走去。莫有留者。

諸人要阮光祿

阮裕

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

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

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潛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

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於  
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頗偏。釋道安習鑿  
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時謝混風鑒。  
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  
有兩玉人。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二

明 何良俊 撰

夙慧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韞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聖人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穎脫者。最易為善。夫既易為善。則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責之早慧。吁。可怪哉。

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鄰。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賜之。

南史曰。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

褚太宰

褚淵已見

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

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

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王景文

王或已見

風姿為一時之冠素粲歎曰景文非但風

流可悅乃鋪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

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

世續

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張景胤

張敷已見

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手曰念相聞餘響

久之不絕。

張思曼

張緒已見

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

宗廟。

張思光

融

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

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張長史

融

形貌短陋。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草帶垂寬。

殆將至。駭謂之曰。草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梁武平建鄴。朝士造之。獨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

拜。謝景滌時年二十。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

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

竟體。

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郟陽夏人。父瀾。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張都尉

張續已見

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

發。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

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

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尚齊武帝女。天監

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歷官侍中。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設祖。勝流畢集。顯懸帛十疋。約曰。

儉衣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

將有甚於此者。既而周弘正著綠絲布袴。軒昂而至。折

標取帛。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

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徐孝穆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

李諧形貌短小。魚是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  
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  
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小  
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

李特進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措笏於帶。而後乘馬。



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玄宗召李白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路侍中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伎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又善巾裏。蜀人見必效之。後自剪紗巾之脚。以異於眾。問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

朱泚之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

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

唐書曰：裴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佖清勁溫敏。所交皆當時

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緇紳美之。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采如玉。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

珍也。劉昫唐書曰：崔遠博陵安平人。祖璵。兵部侍郎。父澹。吏部侍郎。遠仕至右僕射。從昭宗東遷。柳璨希

朱全忠旨。貶白州長史。被害於白馬驛。

趙匡疑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衣

巾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

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蘇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觥。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於終日。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

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

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東都事畧曰。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

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光舉安世充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官左諫議大夫。後除名羈館峽州。

黃太史

庭堅

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黃太史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

倦色。景仁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不甚觀書。

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

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呂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趙文敏公

趙孟頫已見。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

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振拂。齋閣前樹石。常洗刷。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劇明本  
作拭。

語林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三

明 何良俊 撰

自新第十九

堯舜尚不能無過。今之庸衆人。廼曰。我無過。是果堯舜之弗若歟。故人之遂其過。乃至沒其身而不悔。惜哉。是以聖人重改過。其稱顏子之好學曰。不貳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嗚呼。後之人有過而能自知。又難於自新。亦庶幾孔子之徒矣。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范曄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然鄉里。無知者。年四

十。縣名。補吏。選為亭長。暮年稱大化。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



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

王藍田

述

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

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

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到茂謙。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

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厨豐腆。多致賓

客。愛姬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以怨望下獄。減

死。輸作尚方。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南史曰。到

彭城武原人。彥之之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搆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仕齊至五兵尚書。

張延符。張克別見。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

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絀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蔚為名士。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

蔡蘧

一作蘧

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三國典畧曰。蕭

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官雍州刺史。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

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

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許。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北史甄

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卬之後。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

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 術解第二十

夫術。小數也。然觀其變幻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嗚呼。亦神矣。况君子學道。苟至於精義入神。則其妙又曷可

勝窮耶。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

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

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都太守。衡少善屬文。後遊太

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之學。

蔡中郎已見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

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

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

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

以爨。豈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

椽。邕取為笛。  
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



水者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管公明

管輅已見

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

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譴嗤公明。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

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姓名不對。當時疑其是伯喈。後中散亡時。亦被桎梏。

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雷煥妙

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

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

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

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煒燁。煥若電

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

以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

魏帝殿前大鍾。不叩自鳴。人皆震駭。眾以問張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事。如茂先言。

葛稚川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鄧得疏。狼狽往別。而葛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去。

郭景純

郭璞

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郭投策歎曰。黔

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

形貌甚偉。著械有恠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

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

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大將軍

王已見敦

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

不然。此是回颿。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

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

敦又善於敷也。晉陽秋曰。王應。字安期。舍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

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

須臾兒下。羊骨裏兒出。

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道有競。故適居剡

縣。更學醫術。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

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

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辨疑滯。皆闇若符契。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

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具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乳傍先有

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常以絮塞之。

夜欲讀書。則拔去絮。孔中出光。一室洞明。

鳩摩羅什已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

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  
 色。令人多愆。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  
 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  
 意乃釋。南史曰。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孤。其母漂流交州。及長。求  
為廣州綏寧府佐。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  
悲泣。嘗入村雨驟。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而還。道愍心動。  
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聞  
者莫不揮淚。仕齊至射聲校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



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乃是

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曰。褚澄。字彥道。褚彥回之

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  
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

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

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

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

忽然不見。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

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道度是秋夫子。

踵明本作腫

徐之才善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踵痛。諸醫

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

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張太素齊

書曰。徐之才。字茂卿。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習此。子孫當

以道術救世。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父雄。代傳其術。號為神明之才。幼而後發。尤為精敏。仕梁

為豫章王鎮東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為魏所獲。既羈旅。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王公貴人

爭饋之。稍遷  
散騎常侍。

齊梁間有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嘗患背癰。伯宗為氣  
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  
稍稍長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  
痿損。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  
見之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  
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日奏云：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之議。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

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歎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趙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

一時俊決。樂慕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

凡歸雅。迷胡茄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于貞觀十年。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素客師

素天綱子名客師。

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

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妻師德。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

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

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眾樂遂和。劉勰唐書曰。李

嗣真。滑川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

棨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

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

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抗聲詳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恐是魃魅。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墮於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懾。遠視乃醲醞也。眾笑飲之。其味甚佳。咸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劉昫唐書曰。葉法善。括蒼人。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徵詣京師。先天中封越國公。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布囊。戒



令某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至晡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寘於大甕中。密覆封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忽不見。帝以問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復見如故。

劉胸唐書曰。一行。姓張氏。魏州昌樂人。都督公謹之孫。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究。何遽見還。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行玄圖。及義決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是大知名。

客以按樂圖示王右丞。右丞徐曰：此霓裳第二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讓皇憲曰：曲雖佳。然宮麗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讓皇已見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引錄之。此人哀鳴曰。某有薄藝。願於貴人前試之。問之。乃長嘯也。因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李贇皇

李德裕已見

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劉禹錫為屯田負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負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負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晁文元公

迴

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

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張僕射

齊賢

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

王欽若已見

若

於錢希白。

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  
 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  
 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  
 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  
 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  
 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

冀公已真拜。

東都事畧曰。錢易字希白。吳越國王侏之子。十七舉進士。言者以其輕俊黜之。太宗

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

第...

劍南。不果。真宗朝擢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貓。公未知其精麗。以示吳正肅。吳育已見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

蔡君謨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

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

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

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

貼驗之。乃服。東都事畧曰。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為著作佐郎。時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

襄言貶太重。得改英州。襄為政清明。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

賈師憲微時。賈似道已見。嘗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一布裘

道者瞪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

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道者。頓



紐勒歡尼  
作古。明本  
作女里安  
湟烈哀。  
明本實達  
彌作不底。  
雅布作  
雅伯。顯  
因作女里。

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其後悉驗。

紐勒歡尼。嚕古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

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遼史曰。紐勒歡尼。嚕古。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歷

初為習馬實達爾。以母憂去。一日至雅布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

必貴顯。因從之。累遣馬羣侍中。

李國用自北來杭。輟耕錄曰。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

神明。傲岸陵物。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有字退樂者。設早

饌。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列坐。不得其一言。

時趙文敏公在杭。人稱為七司戶。與謝媯戚。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皆如其言。

李國用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世祖命即其軍中望氣。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陽。

吾子行吾衍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

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鍾鏡問之。客言其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罇。鍾擊之。罇形舛。其音潤。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圜。此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罇耳。客乃服。

### 巧藝第二十一

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非君子所先也。然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至以博奕為賢於無所用心。則亦豈聖人之所廢哉。余觀莊生言。宋元君將畫圖。一畫

史後至。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衣磐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後世稱王維之畫。為天機所到。嗚呼。夫能遺人而後可以全於天。是豈維藝哉。進於道矣。他如輪扁之輪。郢人之斤。庖丁之解牛。皆所謂遺人以全天者也。苟僅能執繩墨守途轍而不失者。是工徒之厮役也。曷足以言藝哉。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

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策。父駟。子玉官至濟

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素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

賢。羊惜能書人。姓名曰瑗子寔。字子真。官至尚書。亦能草書。弘農張芝。芝弟昶。能書

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

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並善草書。

而魏武亞之。桓君山。桓譚蔡伯喈。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

道王九真郭凱。三人未詳諸人善圍棋。魏武皆與埒能。

魏文帝善彈棋。能盡其巧。嘗云。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魏文帝善擊劍。嘗與征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飲宴。鄧自言善有手臂。習兵。能空手入白刃。因求與魏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晉世羊曇善唱樂。桓子野善挽歌。二人及素山松作行

路難曲。時人謂之三絕。晉中興書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

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亂見害。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王

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

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

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

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

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駢駢。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

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衡陽王李義鎮京口。戴顓衣野服為王鼓琴。並新聲變曲。

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聞之。嘗曰。

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戴好音。常給正聲伎一

部。

宗敬微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羊玄保善奕棋。何尚之亦雅好棋。吳郡褚胤年七歲。入

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坐。



惜明本  
作絕。

何尚之請曰。肩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犢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上不許。時人痛惜之。

江左能碁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太祖嘗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

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自漢時已有佛像。而形制未工。宋戴顓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遂除。

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乃顧景秀所畫。同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後齊高帝好畫扇。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劉瑱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奶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蕭子顯齊書曰。瑱字士溫。劉繪弟也。善畫婦人。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

並為當世第一。瑱仕齊至義興太守。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陳書曰。顧野王。字希馮。吳

郡吳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

嘗制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

篆奇字。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後仕陳。至黃門侍郎。王

褒書贊。周書曰。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仕南朝。褒識量淹通。博覽史傳。除秘書

郎。蕭子雲特善草隸。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入周仕。至開府儀同三司。時

人稱為二絕。

鄭述祖聰敏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

各極其妙也。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

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王右丞王維畫思入神其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

為天機所到非學可及

語林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四

明 何良俊 撰

企羨第二十二

夫自賢者日損。見人之賢者日益。夫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善。寧有窮乎。故曰。好善優於天下。不虛耳。

趙文楚拜東海相。道經滎陽。縣令曹嵩是文楚故孝廉。迎路謁候。文楚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

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

東海。謁文楚。畢辭歸。

范曄後漢書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不

就。後舉有道。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

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

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父黨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李元禮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徵辟並不

起。世號徵君。

郭林宗聲望顯重。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霑折。二國學士著巾。

莫不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

荀慈明荀爽嘗就謁李元禮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

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孔北海孔融深重鄭康成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

立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殷芸小說曰。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魏文帝大重虞仲翔。仲翔在吳。帝令設虛坐。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為墟。父老猶稱嵇公

竹林。

迷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為田墟。時有遺竹。

裴國寶

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雋。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

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

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見者無不脩

敬。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

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

九卒。晉書曰。萬子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

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

國寶。

廣陵戴若思

戴淵已見

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周僕射

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

謝公少有美譽。時多慕愛。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公。公問其歸資。荅云。有蒲葵扇五萬。公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太傅能為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恒以手捉鼻為之。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帝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命。

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謝混小字。奉璽綬，帝亦歎曰：吾甚恨

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張鏡已見。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

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

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

叫。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詰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埃。

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

牀而去。

南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

恩。除太常丞散騎常侍。

王仲寶作解散憤。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語

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何思澄

已見

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

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

任昉已見

欲造阮居士

阮孝緒已見

而不敢嘗至其兄履

之許。輒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元文若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魏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宣武朝。高肇擅國。肇拜司徒。日。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視不見軌。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皋寫溫文筆傳於



江外。梁武見之。歎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陵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歎作洪鍾。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李神雋。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語邢邵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恹恹惶惶。徒為勞耳。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

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海外。是索靖所書。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妙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

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

謂點之則驟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繞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崔湜甚重陸象先。太平公主謀引崔為相。崔曰。陸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爾者。湜敢辭。主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倪設餞于路。因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蘇司業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

識元紫芝。

元德秀已見。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名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

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

殷直清達於名理。

撫言曰。殷寅。字直清。陳郡人。

自恨言理少對。以未

嘗面劉慎虛。嘗想見其人。

張嘉貞為相。閱堂按。見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

息。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李元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獨孤郁是權相壻。歷掌綸誥。有美名。憲宗常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系亡後。南安人猶思之。為立小亭。號其山為高士峯。

段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於此。俗稱之為段公讀書臺。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立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劉昫唐書

曰。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好讀書。攻詩。為文。常自負經緯才畧。為湖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

文宗常戚戚不樂。一日幸三殿東亭。見橫廊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脩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暨萊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使者與坐。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漬。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



蔭以備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

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

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

質厚矣。聞者歎服。東都事略曰。王質字子野。旦猶子也。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知荆南府。為政

有惠愛。名為史館備撰。拜天章閣待制。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

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

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語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陳無已見已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詩法

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

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人燒也。

昭德

先生郡齊讀書志曰。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紹聖中除中書舍人。以論不合去國。

唐侍御以論錢尚書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為空。孝宗知

之歎曰。遂為唐氏百年口實。

周公瑾。癸辛雜識曰。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

以禮部侍郎除副端。有直聲。嘗論錢尚書。左遷小龍。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

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宋史曰：施

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遊太學。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官給事中。假學士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不敢復以為請。使還，有言其事於上，上嘉歎不已。

承暉生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

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曰：承暉，字維明，好學淹貫經史，五經皆經師授。

謹守力行，不為虛文。累官中都留守。元兵至，中都失守，仰藥而死。

趙文敏公。趙孟頫已見。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學

士承旨。求致仕去。文敏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 寵禮第二十三

何良俊曰。今郡縣不請士。宰相不俛眉之日久矣。昔孔子當春秋間。齊魯陳衛之君。聘問接轍。其道雖不得大行。然不可謂不知之也。世猶悲其不遇。使生於今之世。苟非守章句擢甲科。曾不得與士之最下者齒。安望其若此哉。三代之風。逝哉邈矣。東漢猶有徒見二千石。不

如一逢掖之言。或者東漢去古未遠。夫以秦檜之當國。猶能優一陸士規。時宋室雖季。非無多聞懿實之士。柰何其所禮者。特文華浮競之徒。卒之挾勢黷賄。而後之不欲下士者。遂為口實。夫天道下濟而光明。上不下交。世漸否塞。徒使有志之士憤慨盈襟。嗚呼。斯豈特在上者之過哉。

趙元叔舉郡上計到都。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

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疥痔結駟。正色徒行。姬媼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憂北堂上。抗麟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時司徒袁逢受計。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計吏

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趙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

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趙曰。昔酈食其

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延置上坐。

顧語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

為諸君分坐。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

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

與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

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羹乎。

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

如一逢掖。

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

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李元禮恒以疾不送迎賓客。積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

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為爾汝交。

張騰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

邴根矩邴原已見在魏為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還住昌

國。宴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中。諸君必來迎。今日

明日。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頃之。而根矩先

到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迎。謂根矩曰。賢者

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乃遠自降屈。誠副饑渴之

懷。

王仲宣初入長安。蔡中郎見而奇之。時蔡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仲宣在門。倒屣迎之。仲宣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蔡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

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父謙。皆有名漢世。粲避亂依荆州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俊。不甚重也。表卒。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劉南郡劉肇貽王濬冲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

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猶少之。帝謂諸人曰。以戎

之為行。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謝鯤已見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

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數。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王尼。字仲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

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時泰山胡

母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

東裴遐

五人並已見。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

傅名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

共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持羊酒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入。就馬廄下與孝孫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明帝嘗引紀思遠於廣室。慨然憂天下。言社稷之臣。欲

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紀議擬辭避。帝曰。

方欲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晉書曰。紀瞻。字思遠。丹陽

少以方直知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去官。不聽。加散騎常侍。王敦作逆。帝使謂之曰。卿雖病。

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桓宣武取羅君章。羅含已見。為別駕。以廨寺喧雜。非靜默所

居。乃於城西小洲上。更立茅屋。竹果蔭宇。伐木為牀。織

葦為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

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荀令則為征北將軍褚公

褚

長史。既到。褚公謂叅佐曰。

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王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晡許。府家往瓦棺寺。設幔屋。竟一寺。東亭至。汰公為設豆藿糜。汰公自啖一大堰。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

飲食果爰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

王備已見。

王右軍在郡迎敬仁。

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風雨亦不以

車也。

周祇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

好。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

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

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



近比黃柑。即引甲為賓客。

車武子與吳隱之見已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於

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

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郡主簿。胤少為王

胡之所知。及長。風姿美劬。幾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戲。謝混一見。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語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羊敬元嘗詣謝領軍。

混

謝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康樂

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

謝混襲封望蔡侯

見羊欣遂易衣改席

由此益知名

廬陵王

義真

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

瑯琊顏延之沙門慧琳

孔明集何承天曰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

並周旋

異常都督徐羨之嫌其暱狎過甚嘗使范晏從容戒之

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

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王薈玉

王球已見

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入

直江夏王義恭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云茶茗焉。

王僕射

王儉已見

高自標位。嘗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

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作

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

人。

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

仕至尚書左僕射。

范尚書

范雲已見

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鄱陽王

曰。南史曰。臨川名宏。都陽名恢。武帝二弟也。我與范尚書少便親善。申四海

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遂草。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

下席拜。與雲同車還省。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即愉之世

父。休源從沈麟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

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

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孔休源來都。寓止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登謂  
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傳著命休源。休源命取  
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  
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  
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到溉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賭得之。即迎置  
華林宴居殿前。移石三日。都下傾城縱觀。時謂之到公

石。

盧辨素重寇雋。待以師友之禮。每閑暇輒詣雋。燕語彌日。恒云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高頴在隋文帝朝。任寄隆重。當時莫比。

隋書曰。高頴字昭立。渤海蓆人。

明敏有器局。隋文帝知頴習兵事。用為府司錄。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封渤海郡公。呼為獨孤而

不名。

北史曰。頴父賓。仕東魏。大統中。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為僚佐。賜姓獨孤氏。

帝嘗語之

曰。伐陳之役。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

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皆被疎絀。因謂頴曰。

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

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張沛在同州時。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張嘉貞免歸鄉里。御史張循憲採訪河東。薦嘉貞材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只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藍之先開。訝

黃鶯之未轉。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

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

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而名不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宗論時務。時七月十五日。苦雨

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長。中外榮之。

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頽王恃恩固求。上不

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

李鄴侯家傳曰。時諸王請朕句。頽王

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益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蕭茂挺父。是以莒丞抵罪。頽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是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楊綰在代宗朝恩遇甚厚。綰時有疾。每引見延英。特許扶入。綰亡後。帝語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德宗狩山南。道路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陸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太子以下皆賀。

韋綬在翰林。

劉昫唐書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

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

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唐詩紀事曰。鄭絀。字文明。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憲宗初拜相。四年罷。絀守道寡欲。所居不

為烜赫事。以篤實稱。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

豐艷。因為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

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

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

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據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

三

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  
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  
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  
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牛奇章帥維揚日。杜牧在幕中。杜夜間微服狎遊。公以  
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杜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  
戒。杜始隱諱。公取一篋示杜。皆街子輩報帖。言杜書記  
平善。

柳公綽在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  
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疑公綽禮太過。公綽

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史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和魯公梁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魯

公知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

居第十三人。用傅老夫衣鉢。時以為榮。五代史記曰。和

須昌人。累遷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



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質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王元之謫黃州日。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易簡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乞以金榜諸生送於郊外。上從其請。

錢文僖

維演

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

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周輝清波雜誌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

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冠萊公何如？萊

公尚坐奢，幾取禍。況其下者，眾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

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

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范蜀公

鎮

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

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秦怒陸甚。陸請

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

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元仁宗拜趙文敏為學士承旨。眷之甚厚。常呼其字而不名。

有人言國史所載。不宜使趙孟頫知。帝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在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語侍臣曰。中書每言

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  
趙承旨或累月不至官。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  
帝特敕御府賜貂鼠裘。

傷逝二十四

夫死生去來。特旦暮耳。而昔人傷之。無乃幾於怛化耶。  
杜輔玄有言。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  
中途之歎。况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往而不返。能無傷乎。  
若氣機迴環。逝川不息。固當知之濠上耳。

龔其勝死。

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

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

而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天年。

非吾徒也。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范巨卿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一名

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

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

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

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其兄弟尋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

求。不復見。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

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

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

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

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邳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

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

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

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

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悲歎泣下。范時為郡

功曹。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服。投其葬日。范未及到。

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  
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云。是必范巨卿  
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  
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陳蕃實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

徐孺子

徐穉  
已見

前後為群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萬里赴

弔。常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

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為藉。

以雞置前。啜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穉仁讓聞

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黃死。穉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

鄭玄

聞而歎曰。

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孔北海

孔融已見

與蔡中郎

蔡邕已見

素厚。中郎亡後。有虎賁士

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



魏文帝

曹丕已見

愛楊德祖

楊修已見

才美。德祖誅後，帝追憶之。

德祖嘗以寶劍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徘徊躑躅，哀歎悽愴，不能自勝。

陸士衡、士龍與弟耽同時遇害。叅軍孫惠歎曰：不意三陸相携亂朝，一朝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悼痛如此。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爾。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衛洗馬亡。謝幼輿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荀中郎亡後。荀羨已見。晉中興書曰。荀令則鎮淮陰。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石季龍死。胡中人亂。羨移鎮下邳。撫納降附。甚得衆心。卒年三十八。穆帝歎曰。荀令則王

敬和。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年

二十六年。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

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  
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王文度與竺法師友善

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道徽高扇譽

播山東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其瞻弘道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東二百里岬山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九終于山中

每

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王忽見  
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脩道德以升  
濟神明耳言訖不見王亦尋沒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太傅

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

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

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

哭而去。

范蔚宗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

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循

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宗少文

宗炳已見

妻羅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文

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王曇首亡。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哀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真是我家衰耳。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齊豫章王亡。梁武哀痛。敕王元長融為銘。王作銘曰。半

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劉孝陵為太子中庶子。俄而病卒。南史曰。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祖勳。

贈司空。父悛。散騎常侍。孝陵清雅。有學行。工屬文。仕至太子中庶子。太子與其從兄孝儀

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

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辨

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

此實其人。及引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南史曰。劉潛字。孝儀。祖勳。父繪。

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也。

王威明

王規已見

亡後。昭明與湘東王書曰。王威明風韻道

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

永歸長夜。金刀掩銑。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

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梁書曰。蕭繹字世誠。封湘東王。

後即大位。為世祖孝元皇帝。

到長史亡。昭明與晉安王令曰。明北究。到長史。遂相係

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  
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  
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  
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  
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  
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  
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  
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



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物故。其人文筆引雅。亦足嗟惜。

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人物零落。特可傷惋。

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梁書曰。蕭綱。字世績。昭明母弟也。封晉安王。後即大位。為太宗簡文

皇帝。

梁簡文為侯景幽繫。題壁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

績。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

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三國典畧曰。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

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孫右軍

孫璉已見

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

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  
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為榮  
崔浩誅後睦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歎曰崔公既死  
誰能更容睦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  
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

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

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

北史曰。咸

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

夏侯夬好酒。

北史曰。夏侯夬。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

與南人辛諶

庾遵江文遙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倘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酒。兩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裴伯茂嗜酒疎傲。以傷性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致酒。

賜明本  
作賦。

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

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

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事實。北史曰。裴伯茂。河東

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傲之後也。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後為廣平王文學。加中軍大將軍。

柳匡道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

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

夾池。永絕梁園之賜。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

友痛惜如此

北史曰。柳弘。字匡道。河東解人。少聰穎。工草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交。除

內史上士。

唐太宗語房梁公

房玄齡已見。

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

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杜如晦亡後。帝嘗賜房玄齡黃銀帶。語之曰。昔如晦與

公同輔朕。今獨見公。因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所

畏。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傳之。

元魯山亡。族弟道州

元結已見

哭之至慟。或曰。子哭無乃過

哀。道州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

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

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東都事畧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

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江鄰幾云。

宋史曰。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強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

利為意。為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嘗獻所著書。召試集賢校理。與蘇舜欽遊。坐預進奏院祠

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

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

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



近時無復此事。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胡瑗字翼之。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

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范文正薦。官太常博士。學者稱為安定先生。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

陳矯語已

見言語篇中。

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

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草。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裡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彭器資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後。不打這鼓。投筆而

浙。

宋史曰。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神宗用為監察御史。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

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上疏論列。落職。知徐州。初汝礪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為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

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房州別駕。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  
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賓客誦  
南嶽新推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投睫。以道  
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  
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  
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  
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  
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

其言。

語林

語林

四十一

語林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五

明 何良俊 撰

任誕第二十五

世所謂任誕。其孔門狂者之流與。昔孔子傳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曰。必也狂狷乎。豈不以狂者志意高遠。易於入道耶。自東漢尚清名。好為詭激之行。魏晉以來。又喜言莊老。一時如嵇阮輩。以率情任性為得大道之本。其後阮孚謝鯤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風。觀其脫落禮

教不持名檢。固多可非。然能嚼然塵埃之表。舉天下不足迴其顧。則豈流俗所能庶幾乎。奈何世無孔子。莫為折中。以斯人而卒於狂也。惜哉。

第五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

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

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第五倫已見。

戴叔鸞少便誕節。後漢書逸民傳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曾祖遵。平帝時御史。王莽僭

位。稱病歸鄉。家富尚俠。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



樂馬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文帝

司馬子  
上巳見

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

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阮嗣宗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時阮有母喪。嵇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阮大悅。遂見青眼。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阮嗣宗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

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宣露醜惡。同於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劉伯倫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

名士傳曰。劉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

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

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

王安豐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司。率

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

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

不安也。王尼已見。

謝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

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  
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  
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  
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  
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畢茂世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茂世因醉。  
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

吏部也。遽釋其縛。茂世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出。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

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

子謙之。字子光。

胡母彥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彥國亦不怪。一

日窺彥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

壁。彥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成公子安成公綏已見。妙解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

曲。

周伯仁正有姊喪。常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

醉。諸公常共屯守。

周僕射周顛與王公及朝士。共詣尚書紀瞻宅觀妓。紀

有愛妾。能為新聲。周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

怍色。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

對。偶有舊對從北來。周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  
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  
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  
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  
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阮遙集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  
騎常侍。性既好飲。頻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糾。帝置不



問。

王丞相辟謝仁祖

謝尚已見

為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

會。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鵠鶴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

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

謝仁祖開率穎秀。辯悟絕倫。脫略細故。不為流俗之事。小時好著刺紋袴。

謝鎮西謝尚已見酒後於槃案間。為洛中市肆工鳩鶴舞。甚佳。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忽逢一鬼。  
明本無忽  
字。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

市肆。不以為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

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

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晉陽秋曰。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

節檢。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

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送別。友至晚問之。荅曰。昨奉

教旨。首旦出門。中路忽逢一鬼。大見擲掄。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

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

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

來方幅會戲。

王佛大

王忱已見

性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故今世人猶

稱大飲為上頓。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為人。婦翁嘗有恠。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袁山松矜情秀遠。妙解音樂。舊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歌之。聽

者無不流涕。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植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陶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俄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

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顏光祿延之。先為劉柳功曹。在尋陽與淵明交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

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

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

多見侵辱。不以為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

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

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敬弘夫人是桓南郡女兒。敬弘性愛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南郡遣信。要其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

顏延之好酒踈誕。恒與物忤。見殷景仁劉湛二人並專



疏明本  
作凌。

當要任。意甚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  
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常語劉曰。吾名  
罷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南史曰。延之小時。經為  
湛父劉柳後將軍主簿。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  
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  
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  
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嘗以應對忤旨。出為南郡

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命。定是何府。謝答曰。不知

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蕭子顯齊書曰。起宗恃才

使酒。為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問北方事。起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忤旨。出為

南郡王中軍司馬。

袁尹袁粲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道

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步

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洽。俄

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

謝處之自若。

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起宗子也。十

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起宗為不死矣。

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

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南史

曰。庾仲容。字子仲。潁川鄆陵人。祖徽之。父游。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麓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太子舍人。

謝長史在省署時。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

叫達曙。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寶積謝

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寶積

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

氣之口同餐。張寶積已見。

蕭侍中蕭瑛已見。性通脫。常自解竈事。事畢餽餘。便陶然致

醉。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荅曰。

速營糟邱。吾將老焉。南史曰。暄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

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

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立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墜車侍中之一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

也及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

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

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勸齊神武。

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

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携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

胡倫許已胡見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耻。養子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牯牛。敝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所餘餅肉。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王無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其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顥至。獻文首章曰。

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劉昫唐書曰。崔

顥有俊才。而無士行。終司勳員外郎。

崔顥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

即去之。前後如此數四。

賀知章晚節尤加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秘書外監。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

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

之頌。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  
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杜司徒杜佑已見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著一麓

布襪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  
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吾意。正欲爾。

陽城與二弟約。凡吾所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

食米幾何。買新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  
無留也。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與  
款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不是  
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  
春耳。謂采春也。

杜牧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妓豪侈。洛中  
名士咸謂之。李高會朝客。以牧之持憲。不敢邀致。牧之

遣座客通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牧之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牧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牧之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司空圖

已見

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南唐後主頗疑北人。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

樂迨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

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

為笑樂。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徃徃私客。

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為相。熙載後房

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

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已而

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亦無如此何。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即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何承裕嗜酒狂逸。歷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徃徃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文苑傳曰。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蓋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馮吉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

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

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

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

宋史曰。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

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

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

馮惟一為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

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

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晏丞相

晏殊已見。

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常以

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

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水凍

記聞曰。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其夫好黃白術。宋氏向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

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受金帛。市

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客至輒窓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肴。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僑

居常州。胡樞密宿有文行。宋氏以為必貴。亢躡馳。宋氏常藏其叔冠。不聽出。唯胡秀才名。乃給衣冠使詣之。既



而二子皆  
仕至顯官。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在  
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  
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  
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  
則飲酒。徃徃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  
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踈闊。曼卿亦不為人所忌。

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潜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潜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潜劇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

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

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慎伯筠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

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暑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攝至賓位。常享醉飽。子通雖屢戒勗。終不能止。

劉跛子

青州人。

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

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李舟客都下。一年無差遣。後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改受鄂倅。劉淵才聞之。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問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以為笑。

王韶罷樞密。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讀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

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汝曹以娛賓。而乃令坐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皆伏其量。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張思光事已見。

陳季常龍邱子嘗自洛之蜀。載二女侍以從。戎裝駿馬。至

谿山佳處。輒住終日。

周公謹嘗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

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

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檣榭茂樹間。指林

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曰。荆浩。

字浩然。河南沁水人。業儒。博通經史。善屬文。值五季多故。隱於太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嘗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圖繪寶鑑曰。董源。江南人。事南唐。為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天真爛漫。意趣高古。論者謂其水墨類王維。著色師李思訓。兼工龍水。無不臻妙。

語林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六

明 何良俊 撰

簡傲第二十六

昔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蓋簡者也。故以子桑伯子為問。及夫子曰可也簡。則又以居敬行簡為可。居簡行簡為太簡。仲弓其善於用簡者乎。嘗觀夫子在陳之歎。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裁之者亦唯持之以敬而已。此所載曰簡傲。其即太簡者耶。惜無夫子

以裁之。終亦為伯子之流爾矣。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會稽典錄曰。上在長安中。與餘姚嚴光俱共受學結好。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

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井大春稟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

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

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時五王居北宮。皆好賓

客。更遣請大春不能致。信陽侯陰就

光烈皇

后弟。以外戚貴

盛。使人要劫大春。既至。就故設麥飯葱葉之食。大春推

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

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春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

中皆失色。就令去輦。

趙元叔

趙壹已見

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

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

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

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

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

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

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

袁逢已見

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謝承

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  
斷豪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  
表異行。

戴叔鸞才既高達。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  
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叔鸞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  
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龐德公居峴山南。

襄陽記曰。龐德公。南郡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

止。令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  
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

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司馬徽已見。襄陽記曰。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

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弄戲。稱衡別傳曰。時江夏

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

車前馬積。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

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淚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客。永年與龐素

不相識。逕上龐榻上卧。語龐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  
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  
信宿。至于經日。龐大善之。又法孝直宿。自知永年。遂並  
致之先主。蜀志曰。彭美。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  
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美囂然自矜。武侯  
密表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美私情不  
悅。往詣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當與  
孔明孝直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美曰。  
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  
下不足定也。超退表美辭。於是收美付有司。美於獄中  
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  
無道。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翻然有輕舉  
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

得請公。抵掌而談。治世之務。請伯王之義。建取益州之  
 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得遭風雲激  
 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  
 過此。羨一朝狂悖。自求道。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  
 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國喉。愚夫不為也。况僕  
 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以為首興  
 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佻失老語。主公實未  
 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至於內  
 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  
 有他志耶。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縱盡心。主  
 公情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死。僕敗以取禍。自  
 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  
 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羨竟誅死。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詣之。時適蠶月。德



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  
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孫子荆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  
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事。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  
即便舍去。

陶士行為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

年爵。以德為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士行不以為慙。

庾太尉

庾亮已見

領江州。辟孟萬年為部從事。孟還都。太尉

引問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太尉舉麈尾掩

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即轉為勸學

從事。

孟嘉已見。庾翼別傳曰。翼字稚恭。潁川鄆陵人。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畧許之。兄太尉薨。朝議推才。

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

謝仁祖為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彈箏。

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

殊道桓大以此知之。

謝仁祖性輕率。不治細行。兄葬後。往墓所省視。還時。王

劉王濛劉惔諸人共遊新亭。王欲招仁祖。先以問真長。

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真長曰。仁祖韻中自應來。

乃遣信要之。仁祖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便回車。

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但令種竹。或問之。王但嘯詠。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晉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但明本  
作便。

文選卷之八

語林

六

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桓子野

桓伊已見

最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詔桓箏歌。桓辭

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頌。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頌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後理調成曲。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

出東府土山上作技。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宋高祖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謝景仁諮事。謝與語大悅。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且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謝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遂飽食然後應召。

陶淵明在彭澤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僕射

王敬弘已見

嘗往何氏看女

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叔源

謝混已見

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

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時稱為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劉會稽之郡。送者傾都。王令明亦造別。還過其從弟球。

球問向何所見。令明曰。惟覺即時逢人耳。

王惠王球並已見。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徵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顏延之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於延之。不相推重。延之甚忿。嘗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目非是。乃去。

路瓊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與王僧達鄰居。嘗一日盛車



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駟路興之者。

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恚。泣訴於孝武帝。帝

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南史曰。孝武路太后

者。丹陽建康人。以色選入宮。生孝武帝。孝建二年。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大明四年。太后弟子瓊之。自陳有

司。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

檀超放誕任氣。為州西曹。時蕭惠開為別駕。稍相凌辱。

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語惠開曰。我與卿皆

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檀超蕭惠開並已見

袁司徒祭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閒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劉蒨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蒨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荅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

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雙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釋法願出憩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既不命坐。

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為供養。其福云

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

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高僧傳曰。釋法願。本姓鍾。潁川長社人。移居吳興長城。後出家。

為遠公弟子。太始六年。校長生舍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

張延符是思曼子。張緒已見。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

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齊武帝時。朝政皆取決於王

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毅巾葛帔。至便求酒。

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南史曰。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

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以漁釣之閑。鍊探之暇。時復引軸自娛。逍遙前史。縱橫萬古。動然之路。

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

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棲貧自贍。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

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緹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蕪。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

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漁父之遊。偃

息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桂蘭綺靡。叢雜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茲長

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  
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隔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  
道佐蒼生。功橫四海。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  
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佇簪裾而竦歎。得  
無惜乎。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  
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  
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  
聞見。掃心胃。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適。夢交魂。推襟送抱。  
唯丈人而已。闕廷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儉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

梁武帝與何子哲

何點已見

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召見。子哲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

侍中。子哲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劉長史

劉孝綽已見。

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於朝集公卿間

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蕭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搥而已。

蕭侍中

蕭琛已見。

少便朗悟。有縱橫才辯。初為太學博士。時

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鞞。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張吏部張纘已見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

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邵陵作牧郢

藩。規隨在江夏。時張纘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纘見

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

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

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信次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

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劉祭酒

劉歆已見

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蕭茂鏡

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畛素洽。及

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徐孝穆

陵

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

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髀鞞至膝。不陳

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

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為之小



減。

眭夸少有。大度。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酒耽書。浩然物表。少與崔浩為友。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遂以詔書投夸懷中。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崔浩小字。卿自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耶。吾便於此將別。夸乘一驢。浩內之廄中。冀將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而去。

魏書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高

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請與交。拒而不許。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裴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時有文詠。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崔瞻性既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

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鷓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無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

日披藜藿也。

王無功隱居河渚。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為相繼為刺史。皆請與相見。無功曰：「奈何坐召君平耶？」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

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劉昫唐書曰：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

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幼善屬文。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荅

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  
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  
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  
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

之內。聲華溢都。

唐詩紀事曰。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資  
福。蹠然好施予。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

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  
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為

海內  
文宗。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

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

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

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於誕如此。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泛江至金陵。著宮錦袍。

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詩紀事曰。宗之。襲父日用齊國之封。好學寬博。有

風舉。與李杜以文相知。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

盧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

盧簡求。已見致仕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鑿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

多鄙之。劉昉唐書曰。劉贊祖子玄。開元朝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吏畏之。重

足一跡。仕至宣歙觀察使。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尚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柳子厚先友記曰。李益字君虞。姑臧人。風

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

張祐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南唐嚴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

道碑。

南唐書曰。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續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

侍郎。

續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子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以珍貨幾萬緡。仍

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

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

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

止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

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

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

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

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

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

貶乾州  
司戶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李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

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

東都事畧曰：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父緯，為涇原路都監。七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逗留不進，緯敗。坐責降。師中上書辯之。師中累官天章閣待制。言時政闕失，乞召司馬光、蘇軾復置左右。軾和州團練使。

錢思公

錢惟演初謚思  
後改謚文僖

帥洛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

俱在幕下。思公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以從。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列醞於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

果欲登閣。當具酒藪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日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憲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素高。一時咸以為宜充此選。劉

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  
快快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揮使郝質  
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  
準之。固當然耳。

張丞相

天覺

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

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  
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  
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竒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

便是徐禧領之而去。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

楊傑已見

為察使。知米好

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爾後當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

顧。廼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竒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吾子行吾行已見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其所願見。輒

從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楊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

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倪元鎮所居有清閔閣雲林堂。其清閔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竒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元鎮令人詒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密令

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壘。夷人方驚顧間。問其家人曰。聞有清閼閣者。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語林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七

明 何良俊 撰

排調第二十七

詩美衛武公善詭。即孔子於子游。亦有牛刀之戲。蓋弛張委蛇。先哲之盛事也。下至衰世之君。所為失德。累數諫而不從者。優伶之徒。往往以一言悟主。易於轉圜。若優孟。優旃。黃幡綽。敬新磨之類是也。太史公稱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則排調亦何可少哉。然稍過甚。則亦多

為厲階。故世稱君子雅諛以不虐為善。此編所載庶幾近之。

司馬建公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

嘗舉曹公為北部尉。後曹

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

王朗已見。

曰。不能効君昔在會

稽折秬米飯也。王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

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五官將曹丕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

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

見文舉問之。荅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

虎子云是溲器。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為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

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効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張裕饒鬚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蜀先主在劉璋

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

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鬢。故裕以此嘲之。

張奉使兵。以姓名調闕澤。澤不時荅。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

世農夫。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筆札。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羣籍。由是顯名。孫權以為尚書。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闕子儒術德行。今之仲舒也。薛敬文

薛綜已見。下

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敬文應聲曰。無

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舉坐大笑。

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

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

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

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費禕別傳

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酌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閩縛送孫權。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

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武侯遣鄧芝使吳。蜀志

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  
 主用為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  
 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  
 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  
 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  
 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公  
 拔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

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

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領留府長史。張嘗北詣

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凡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皆稱其談啁流連之美。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張昭前已見。

張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卒無辭。遂為盡爵。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兩字。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命以驢與

元遜。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因躓。毓嘗語會。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二鍾多髯。故以為戲。

州泰為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艱中。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元常

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

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魏志曰。州泰南

陽人。好立功名。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

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

庾純與賈克志趣不同。二人並已見。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

至。賈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

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



魁。因以相譏。

劉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棹草中食。見一媪將兩兒過。並

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媪荅曰。兩豬共一槽。

晉百官名

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

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媪採杓。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杓。媪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

樵祖曰。以我鈍樵。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樵。

王仲祖好飲茶。賓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其如此。每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瑯琊有一諸葛面病鼠瘦。劉真長見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耶。

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一日謂桓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

刁彛於桓公坐。

晉書曰。刁彛字大倫。渤海饒安人。刁協之子。

嘲韓博曰。君是

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卿姓韓。

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

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桓公大悅。一坐歎以為佳。崔鴻十三

國春秋前涼錄曰。苻堅復有兼并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溫書。尅期大舉。

范武子嘗患目痛。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就張處度求方。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

馬。湛仕至中書郎。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

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爇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寒疾。裁堪半丁。堅與諸

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識  
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士人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得。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  
入太平山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

不倦。以母老還若耶中。內史  
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謝康樂父瑛生而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豔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

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為似。延年喜笑。此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范蔚宗

已見。曄

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謝綜時

亦同刑。

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

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

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懂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唐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唐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擘謂獄將曰。惜哉。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擘曰。大將言是也。

范蔚宗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及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



况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

融

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

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

已見

阮韜俱是劉湛

已見

外甥。並有早譽。劉甚

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曰。阮韜字長明。

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充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張思光既免官。為詩與何徵士。何求已見。有高尚之言。何答

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婚孔

氏女。思光始為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遺荒淫。何

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謝吏部謝朓已見。初告王敬則反狀。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母為女巫。

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二十善拍張。明帝即

位。為直閣將軍。進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

大司馬。以事伏誅。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

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史曰。朏臨刑

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齊書曰。沈昭

畧。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太尉。父文振。侍中。昭畧

性狂雋。不事公卿。昇平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將軍。尋為

中書郎。遷侍中。永元中。與叔文

季俱召入華林省。賜藥酒卒。

江柘及弟祀。南史曰。江柘。字宏業。濟陽考城人。姑為齊

高帝兄。始建王妃。生明帝。柘少為明帝所

親。思如兄弟。明帝入纂。拜寧朔將軍。官中書令。弟祀。字

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明帝崩。柘受遺輔政。以謀廢

東昏兄弟。南史曰。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為與劉渢。劉晏。始安王。遙光。諮議。遙光敗。與弟

謙俱俱候謝玄暉。玄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齊太祖嘗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沈文

見。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沈荅曰。羹膾乃吳食。非卿所知。

思祖曰。魚鼈膾。似非勾吳之詩。沈曰。千里尊羹。豈關

魯衛之事。帝稱美曰。尊羹頗須歸沈。南史曰。崔思祖。字

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少有志氣。好讀書。齊高帝在淮陰。祖思

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參預謀議。齊朝建。官青冀二

州刺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武朝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江休映精信因果。

而高祖未知。

梁書曰。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

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謂江不奉佛。乃賜江覺意詩五百字云。

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又手教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啟乞受菩薩戒。

南史曰。革在彭

城。南下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周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罷漏刻銘。革唾暉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革作文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尚書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那得云廉。朱异已見。

殷孚

沈約宋書曰。孚。殷淳子。有父風。大明末。為尚書吏部郎。

與何勗嘗共食。

勗是何無

子。忌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孚荅曰。何無忌諱。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肱。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

並已見。

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

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謝莊子藩劉劭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

飲。潘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

何承天為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

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奶母。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

言奶母耶。南史曰。何承天。東海郟人。母徐廣姊。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

除著作佐郎。

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

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到舍人。梁書曰。到鏡。字圓照。到溉子。五歲。口授為詩。婉有詞致。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子蓋。



小時聰慧。

南史曰。到鏡子蓋。早聰慧。仕尚書殿中郎。

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

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其祖。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宥。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因

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釋寶淵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

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

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釋道宣續

高僧傳曰。釋寶淵。本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蒲撲。使酒挾氣。師僧旻曉喻。

返以為讐。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撫先業。自建講筵。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日眇。一日與諒

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湘東以為刺已。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

嫌之。

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

時號皮

裏晉書。

魏伯起昔在京洛。輕薄尤甚。時為之語曰。魏叔驚蛺蝶。

後文襄遊東山。令諸臣宴。文襄曰。魏叔恃才。卿輩適須

出其短。往復數番。伯起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楊

從容言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

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蚨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議陋邢文。

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

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魏收。邢劭已見。北齊書曰。祖瑩。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性疎率。不能廉慎。起家秘書郎。顏之推字介。瑯琊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之。推博覽書史。辭情典麗。為湘東王右常侍。好酒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

之。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

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早狎。嘗於衆中嘲祖曰。卿珽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喧然傳之。北史曰。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

對策高第。歷屯田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梁。文宣時賜死。

王沙彌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忽有相王使至。召王。不時至。明日在丞相西閣。祭酒盧

思道謂王曰。昨被名。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王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墟。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

配。明本  
作養。

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憮然大笑。

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覩。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發春。

花可乎。席不能屈。

席毘未詳。三國典畧曰。劉遜。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漢楚王後也。少好

弋獵。後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咸務宴集。遜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

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

王肅好魚。已見在北時。彭城王勰嘗戲之曰。卿不重齊

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王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

城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北

人因號茗飲為酪奴。

孫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邵嘗謂之曰。卿更



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北史曰。孫

舉。字彥舉。

樂安人。少勵志勤學。孫騰薦之。齊神武會神武西征。命李義深。李士畧作檄文。皆辭請以寧代。神武引寧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寧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署相府主簿。

李庶生而天閣。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

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

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崔

十三國春秋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以清才每接梁使。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

天閣。人謂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自

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

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後梁書曰。蔡大

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柳機

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

北史

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

周朝俱歷要任。至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

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

若狐楊獨聳。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麥鐵杖

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立功隋朝。

儀同三司。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

竇明本  
作蘇  
豆明本  
作竇

曰。麥豆不殊。那忽致怪。

隋書曰。蘇威。字無畏。武功人。蘇則之後。少有至性。隋文帝為丞

相。高頰屢言其賢。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適歸田里。高頰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

禪。徵拜太子少保。兼納言。

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  
挾私通。挾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鷺。乃繫書  
于鷺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歐陽詢形狀猥陋。長孫無忌嘗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  
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  
背暖。漫褱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  
詢殊不畏皇后耶。

武懿宗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逃。張元一嘲

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蹕。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趨。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

元一曰。騎豬。夾豕也。則天大笑。

劉昫唐書曰。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張元

一。武后時左司郎中。善滑稽。

張易之與弟昌宗為奉宸令。引詞人為供奉。時有言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崔融賦詩。為絕唱。有昔偶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誚云。某詩所以不

及相公無銀花合也。

味道詠上元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故崔以為戲。味道

云。予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

王勃與二弟助劫皆以文著。後福峙幼子勸又有文名。

福峙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

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

進肉。師德曰。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

解事。又進鱠。復問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

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  
諡為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為賢家君報  
讐。何忽見怒。彥伯慙而止。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濟撫膺曰。  
宋五坦率矣。此聲大傳。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  
宋五坦率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

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元。范陽人。以

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

注某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太

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

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

汝士小字沙哥。領崔嫂。碧

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卷畫羅裙任嫂



裁。嫁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白傳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荅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白樂天求箏於牛竒章。竒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嘗言。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

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竒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祜來謁。纔見白。即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款頭詩。祜愕然。請其故。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白曰。何也。祜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與歡宴竟日。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姚峴善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嘗候見。僕射延之中堂。未及語。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峴初猶俯首。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

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姚巖傑

撫言曰。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孫。少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典籍。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

與盧肇會於江亭。

撫言曰。盧肇。字子發。為歙州牧。

肇改令。欲目前取象

一聯。即發令曰。遠望漁舟不闕尺八。

尺八。樂器名。爾雅釋樂不載。唐逸

史曰。開元末。一僧往終南四。寺中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回可將此付汝主。僧歸進於玄宗。特攻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曰。房介然專吹竹笛。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方干姿態山野。且兔缺。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偶  
一見干。遂同杯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  
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  
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不  
見口唇開跨。一坐大笑。孫邵元英先生傳曰。先生新安人。字雄飛。廣明間為律詩。江南未有及者。謁錢塘守姚合。合視其貌陋。初甚侮之。覽卷駭目。變容而嘆。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遊於會稽。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為三友。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捕博。蹴鞠。鬪雞。無不精妙。尤

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  
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  
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殺五十雞為膳。居  
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雞臠數盤。吏部侍郎潘  
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匪  
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

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

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東都事畧曰。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有俊才。起家為校書郎。

在周為翰林學士。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丞旨。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

乾德初郊法物

制度。多穀所定。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靈德。

陶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蝥蟬。詢其族類。忠懿命

自蝥蟬至蜚蚰。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

如一蟹。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

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荅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楊大年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公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楊文公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易之。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鐵箸於灰燼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為箸所熨。曰。昨宵通曉不寐。為四鄰絃筦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軍。他州何可及。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

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  
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  
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魏泰東軒筆錄曰。石叅政中立。  
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

為學  
士。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  
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  
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  
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王宣徽拱辰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大笑。

趙閱道亦罷政閒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閤人不為通。士人謂閤者曰。叅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閤者曰。尋常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士人笑。

曰。我這領襖衫。直是不直錢。閻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留。以其皆孫姓而同為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沈存中括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括。衆悟其為戲。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蹊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俸入

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馬默為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

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宋史曰。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

數。一旦出其上。將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為名臣。

宜送之山下。累官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紹聖時。坐附司

馬光。落待

制致仕。

劉貢父性滑稽。喜嘲諢。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

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王汾嘗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

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呼君。

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

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

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語林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王曰。孔子不  
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  
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  
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為戲。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末疾。乘機決發。  
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鄰人。  
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  
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

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子以為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烏臺詩案曰。公有與王洙往來詩賦及寄周

繳有司。各治罪。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名夫子食者。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

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向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闔閭。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羣弟子因目之為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畧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服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甫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故。貢父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服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

明本貢父  
下有四字。

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王聖塗云。

聖塗字開之。

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

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雖才高一世。

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倡。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

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宋史隱逸傳曰。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

復學春秋。神宗時召對。除陳留令。以不散青苗錢移疾去。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

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  
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  
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為戲。一時咸  
慕其風。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  
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  
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

反耳。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鶯字。近日韓宗儒性  
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  
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  
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涪翁

黃庭堅  
已見。

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

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



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劉道原

恕

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

義仲。道原子。並已見。

亦能記

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呂嘉問

已見

提舉市易。曾子宣

布

劾其違法。曾反得罪。

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嘉問。字望之。

司馬公涑水記聞曰。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

質之子瞻。長公笑荅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

部員外郎。數遣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版

於行間。京晒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

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辯顛帖。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

者之手。恐為所浣。既坐輜。為頂蓋所礙。遂徹去。露帽而

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輜握手。問曰。

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為戲。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閫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宋名臣四科事實曰。龍圖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

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

味。劉北人性樸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教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劉不樂。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道學名臣言行錄曰。呂大臨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元祐

中除正字。范內翰薦張文潛張未已見聞之。即語曰。明皇生

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方為賈御

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

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

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墨客揮犀曰。郭肱。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

脫。輕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

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

醉賦。郭操紙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

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陳繹好為敦朴之狀。時謂熱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

賈誼。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  
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  
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  
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  
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  
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明龔

之中吳紀聞曰。李章。  
姑蘇人。敏於戲調。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頴叔之奇。言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許下人相傳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嘗對衆云。今世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詆諧。先祖丞相曰。豈



有禁從。作是俳語。好聞。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撻下權字。丞相未幾乃落權字。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

平。

宋史曰。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蔡京愛其文。薦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左司郎官。金人犯順。敏薦李綱。同贊徽宗內禪。遷知樞密院事。

翟參政汝文與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省。安

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交關之一

日辭屈。汝文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間。蔡條鐵圍山叢談曰。翟參

政。公異。字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雖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政和間為給事中。

宣和間追復蘇軾職名。時衛仲達當行詞。同列戲語曰。

達可宜善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洪水流慶錄曰。

衛仲達。初名上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徽宗改今名。為館職。日上書諫脩三山石橋。官至

吏部尚書。

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二公皆善謔。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為蝥蟥。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蠅類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

張荃翁貴耳集曰。翟

者年。字伯壽。公異叅政之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

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髻髻。

著犢鼻禪。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為之闕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死。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趙魏公趙孟頫已見

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窓以瑪瑙寺行者對之。

瑤寺行者對之。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周密字公謹。號草窓。歷山人。居錢塘。魏公遂不

用此印。後見草窓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劉時中與文子方

矩

同過暢純父

暢師文已見

值其濯足暢

聞二人至。輟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卧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不食。但以其置案上者。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出。

張仲舉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

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元史曰。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

喜音樂。其父以為憂。翥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乃閉門讀書。受業於李存。存江東大儒。其學傳於陸九淵。

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留杭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盡得其音律之奧。遂以詩文知名。他

日學士實喇卜示以所為文。請易數字。仲舉苦思移時。

終不能就。實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

也。仲舉因相視大笑。陶九成輟耕錄曰。文定王實喇卜。字敬臣。號山齋。輝和爾人。庚申帝之

師也。

實喇卜。明  
本作沙刺  
班。

輝和爾。明  
本作畏吾。

嘉興林叔大鋪為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交作。叔大赧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



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開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姑蘇志曰。黃公望。字子久。性聰敏。博極羣書。於技能無不通曉。補浙西憲掾。以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潘純。字子素。廬州人。游京師。文學貴介。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坐。

語林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八

何良俊 撰

輕詆二十八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蓋厭絕之也。至孟子於管晏。猶或輕之。則聖賢亦詆訶人耶。嗚呼。聖賢之心。非不欲并包兼容。然是非之公。卒何可掩。不有所貶。後將安懲。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

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劉荆州劉表已見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

見乎。

管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邴根矩華子魚有仕宦意。及華為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耶。

石勒治門閣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翦。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翦惶遽忘諱。誤對云。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永嘉初。豪傑並起。共推為主。都於襄國。後僭正號。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內重名。後頗有酒失。為僕射時。略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太尉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

阮光祿已見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晉秋曰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褚公與孫興公並已見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

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

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

孫遽無計。唯大啼曰：李野。卿念我。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為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

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

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散騎侍郎。

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汰法師

問朗曰。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馬。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見王

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

耶。蓋以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也。

秦書曰。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衆護而殺

之。

劉邁

劉毅之兄

為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廳事前

戲馬。以稍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稍有餘。精理



不足。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顛

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

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南史曰。孟顛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顛並美風姿。時

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顛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

謠耳。方當誤後生。

王僧達見已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嘗於宅設八關

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解於鷹犬。勿復遊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宣映。南史曰。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

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

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

見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丘靈

鞠王儉並已見。

王瞻好裁貶人物。小時與齊豫章王嶷為友。嘗候嶷高  
論。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  
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卿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  
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語嶷曰。多王。嶷小汝兄愚  
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南史曰。王  
玄謨子。負氣傲俗。好裁貶人物。齊建元初為永嘉  
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召入東宮。付廷尉殺之。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支居烏衣者。官  
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衣諸郎

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張恢泰為直閣校尉。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每下直。

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執素琴。有以啓武帝者。帝曰。將

家兒。何作此舉止。

南史曰。張恢泰。字義亨。竟陵人。衛將軍興世子也。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

讀子史年十餘。詣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異之。

王元長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過沈昭略。元長與

沈先未相識。沈屢顧盼。請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

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

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開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

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麓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

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卞田居。卞彬已見。為平越長史。嘗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

性卑而率。鶩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

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

唯唯。羣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後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

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

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徵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

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主明本  
作上。

王茂遠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少不惠。為學生所嗤。遂離昏。茂遠謝始興。始興曰。此自主意。身極不願如此。茂遠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徐常侍

徐陵已見

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

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吾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



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

江革已見

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

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

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南史曰。江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作

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蕭韶是梁宗室。

南史曰。蕭韶字德茂。梁長沙宣武王之孫。太清中為舍人。城陷。西奔江陵。湘東

王用為郢州刺史。

初為幼童。庾開府

信

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

所資。皆開府所給。遇有客。韶為開府傳酒。後為郢州。開

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林。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慙恥。

胡倫許胡叟已見嘗於高允坐。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服華

靡。倫許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倫許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李惕然失色。

楊遵彥惜典選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

多以言貌時人為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魏佛助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文士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今人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怒。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媵媚。後魏書曰。

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雋州。唐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緯拜尚書。謂何。荅曰。惟稱李緯好髭鬚。帝聞。遽改授洛州刺史。

高宗朝姜恪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姜以邊將立功。立本最善圖畫。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武后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門。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此人即語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大唐傳載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

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  
御史。時有車載斗量之詠。

楊再思呼朝士為麒麟楮。或問之曰。今假拚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

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顰。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顰耶。改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舍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顰。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

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盧藏

用已見。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衙受詞訟。十日判不竟。置案褥下。餘慶得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



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腦語。

王縉作相日。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玄宗欲相蘇頲。夜召蕭嵩草制。其詞曰。國之瓌寶。帝曰。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沉思久之。曰。國之珍寶。

嵩出。帝曰。虛有其表。嵩頤大多髭。故云。

唐詩紀事曰。嵩開元初權中書

舍人。王立齊濟。以嵩少學術。不以行輩許之。獨姚崇稱其遠到。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朱泚僭逆。姚令言與源休同知政事。羣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右。吾比蕭何。子為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為火迫鄼侯。

長慶中。一朝士退朝。詣其友人。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人曰。公何故好毳褐之夫。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人應曰。毳褐之臭。豈勝銅乳。銅乳之臭。

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以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韓愈嘗語李程曰。某與崔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寒而

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曰。出語不是。

李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對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迴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問八錢之義。負者荅曰。只是衣短。

七耳。同列以為破的。唐詩紀事曰。李紆。字仲舒。大厯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德宗時。終吏

郎。部侍

關播盛稱李元平。用為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克

誠禽之。又募亡命為內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下汗

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何得將

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劉

唐書曰。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盧杞以其柔緩易制。驟稱薦之。用為吏部侍郎。播乏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

李元平。本宗室子。敢大言。好論兵。播奇之。累奏以為可任將相。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

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此。一坐皆失色。劉昫唐書曰。武儒衡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

惡之。尤為宰相令狐楚所忌。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撫言曰。薛保遜。大中朝。侵侮諸叔父。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

其子昭緯有父風。任祠部員外。貶澄州司馬。時李系任中書舍人。顏蕘當制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少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而

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

下王莒小人行綴。

唐書曰。王莒祖起。父龜。並知名。莒苦學善屬文。拜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

卒。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昭仕蜀。麗有文章。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

之事。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盛事。又言余非  
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徐語曰。主上尊  
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  
慙色。

韓熙載性好詭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  
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  
大笑。

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中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以懷德

武人不知事例。密謂之曰。舉人無設堦之禮。可少降接。懷德應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梅侍讀與孫何盛度丁謂四人。並已見。俱為侍從。時梅好

潔衣服。裒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孫性落魄。衣服垢汙。盛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丁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

高倚之食肆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拵。而已。誼播遠近。竦大慙阻。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荅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

不懌。宏中。穆字也。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蘇子瞻云。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

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歎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廝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荆公父子也。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贈之詩曰。脩然一榻枕書  
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常讀  
書。或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公乃改讀書作視書。

東都事畧曰。沈遵。字文通。錢塘人。舉進士第一。為人明敏。通達世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王荆公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竒篆蟠丹  
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  
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

等。東都事畧曰。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為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一。累官知制誥。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

獬除翰林侍讀  
學士。知杭州。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王荆公與滕甫不善。又素輕鄭毅夫。因目為滕屠鄭沽。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享。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頗可謂燠槽鄙俚。

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

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

者耶。沈明遠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

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

一時之名。東坡譏罵。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

意。懼其為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惰之習也。

闕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章子厚。章惇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卧。適

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



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齦間。如食蠨螋。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堂庖所食。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耳。

張文潛未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

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  
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選  
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  
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  
下勾當公事也。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

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  
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  
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章子厚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為壽。  
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為工。門人頗不平。忽  
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又以為  
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坐  
闕然。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慚。

然而去。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為之語曰。王太

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雱已見。東軒筆錄曰。侯叔獻為汜縣令。有

善政。初為尉。嘗捕盜有功。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可一見推官判官。當同狀薦子也。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遂不見而去。

蔡卞妻七夫人。是荆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

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  
 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  
 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  
 蔡攸嘗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  
 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杭僧温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

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夏文彦圖繪寶鑑曰。僧子温。字仲言。號日

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卷之三

詒林

二十三

語林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九

明 何良俊 撰

假譎二十九

夫君子所貴者誠。假譎則於誠何有哉。蓋雖權以濟事。亦君子所不道也。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

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

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

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范曄後漢書曰。崔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

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遇赦還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

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

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

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劉玄德嘗戰敗。自投曹公。一日曹公從容語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玄德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玄德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曹公遂不疑玄德。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姚崇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

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

之功

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

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酒一榼。會有客至。云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飲未畢。闈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畧無忤色。

韓晉公

韓滉已見

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

梁。倔强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為兄弟。升堂拜親。駐車

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

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

鄙之。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

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

將相眙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

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

東都事畧曰。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第三子。彬被疾。

真宗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皆堪為將。問以優劣。曰。璨不如瑋。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為將幾四

十年。威震西鄙。謚武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

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

歸。上遣伺察之。

東都事略曰。何郊。字聖從。成都人。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仁宗所知。

何將

至。潞公亦為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

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

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

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

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

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



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

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

謗乃息。

隱逸傳曰。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雋偉有大志。屢舉不第。遂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

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

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

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

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罨。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熬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

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韓彥古尹京日。

周公謹癸辛雜志曰：韓彥古字子師。李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孝宗時為京尹。

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請謁。一日瞰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為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

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為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為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

蒙其成遂用以進。

宋史曰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傲

司馬光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為編年一書凡九百七十八卷名長編。

### 黜免三十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況三代以下。士鮮全德。世率以寸朽而棄大材。微類而遺美寶。君子蓋深惜之。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張裕已見。蜀志曰裕私語人曰。歲在庚

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

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李令伯。李密已見。入晉。自負才器。常望內轉。而羈旅無援。遷

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令伯末

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

上。斯語豈然。帝大忿怒。廢黜于家。

摯瞻為王敦戶曹參軍。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

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

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問何為不可。

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言。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

殷中軍

殷浩已見

被廢。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

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何長瑜為臨川王

義慶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



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為品目。盡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臨川以白太祖。長瑜徙廣州。南史曰。太尉表淑。文冠當時。義慶在

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並有詞章之美。引為佐吏。

謝惠連隨父方明在會稽郡。愛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流徙廢塞。不豫榮伍。殷僕射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

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即

用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

袁陽源

袁淑已見

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忌

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久病免官。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

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王思寂有舊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欲以賜寺。思寂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一字玄成。王儉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不事產。

業。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宋考功

宋之問已見。

在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

篇以見意。

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

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

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

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

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名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  
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  
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  
疎。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朕。  
因放歸南山。

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為右庶子。題詩自悼曰。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著長闌干。飯  
澁匙難縮。羹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

東宮覽之。索筆題其榜曰。啄木口嘴長。鳳凰羽毛短。若

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唐詩紀事曰。薛令之。閩之長溪

人。肅宗在東宮。令之為右庶子。積歲不遷。棄官歸。乾元中。肅宗以舊恩召令之。而令之已先卒。

開元中陸堅在中書。以麗正學士供擬過豐。謂朝列曰。

此亦何益國家。致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謂諸人曰。說

聞帝王功成。則有奢僭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

聖上重儒崇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

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

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玄宗後聞其言。陸之恩待稍薄。

李適之為相。踈直坦夷。時譽甚美。

唐詩紀事曰。適之常山。愍王孫。天寶初代。

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為李林甫排誣罷免。朝賢雖知其

無罪。然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沉酣。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參李右座議。

李林甫已見。

右座被廢。常

侍恐為罪累。逃隱衡山。為東林寺掇蔬行者。詐為喑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簪裳。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否。徐曰。喑啞之時。亦默詠之。即與同載北歸。

唐詩紀事



曰。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

陸宣公謫忠州。土塞其門。家人由於狗竇中。州將不得謁面。

張祜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祜詩三百篇隨表進上。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帝以問稹。稹曰。祜雕虫小技。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失意東歸。

令狐綯。劉昫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宰相楚曾以舊事

訪於温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  
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絢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

第。遂輒軻以至終身。

撫言曰。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

唐詩紀事曰。庭筠。彦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温李。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建隆以後。宰相往往不由文  
翰。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仍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  
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  
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書于玉堂

王明本  
作主

之壁。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太祖益薄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也能依樣畫葫蘆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丁崖州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王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言洪州劉生為郡參謀。風骨秀美。大門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召見大喜。尋尚主。拜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殂。

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坐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候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啟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希旨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

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儉嗇三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蓋深惡奢僭甚之也。夫齊相以濯冠見譏。魏人以葛屨興刺。下此則戔戔小人。纖嗇委瑣。又安足道哉。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

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

無麓者。惠恕佳其能顯非。

江表傳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但性儉吝。

和長輿性至儉。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

責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盃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姜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

賦之。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輦。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 侈汰三十二

記曰。奢則逼上。正孔子所謂不孫也。夫僭擬者。王誅之。

所不赦。余觀侈汰之徒，皆取禍不旋踵。蓋有所由來矣。  
 馬季長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養生徒，常數千許。自坐  
 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高足傳授，鮮  
 有入其室者。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

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

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

劉尚書劉寔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



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倫。向誤入卿內。  
季倫曰。是廁耳。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  
好。

符朗過江時。與朝士宴會。諸人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  
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共  
宗之。咸名為謝康樂。

虞景豫懷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

賓。王問今日有羞寧有所遺不。虞曰。恨無黃頰臙。何曾

食疏所載也。

羊祖欣

羊侃已見

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

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

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

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

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徐湛之見已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持魚。何孟之美。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疋。以銀為槽。窓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南史曰。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梁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元年封臨川王。位揚州刺史。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玉砌

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煬帝作西苑。其內為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為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葉。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

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韋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厨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

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接

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何良俊曰。觀韋陟如此舉動。其奢縱無檢。幾於不孫。縱其人地甚高。亦已減十之四五。以宋廣平之清德。

而猶歎譽之不置。何耶。豈其兄弟杜門時。嘗矯矯自立。茲豈其鳳德之衰耶。廣平語載賞譽中。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郇公厨。

岐王宮於竹林內。縣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

風。號占風鐸。

劉昫唐書曰。惠文太子隆範。睿宗第四子也。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與閻

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篇題倡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堂。



以沉香為軒檻。以鑲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

銅線穿錢。甃於後圃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為王氏富

窟。開元天寶遺事曰。王元寶京師巨豪也。李冗獨異

志曰。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陞

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不窮。

于頔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擣芸香為屑。塗壁。更以沉檀為梁

棟。飾金銀為戶牖。蘇鶚杜陽雜編曰。芸香草也。出于闐

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可以塗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皆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

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遞時號水遞。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鑰。天下寶玉真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

色並如金。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

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齊東野語曰。張鑑字功甫。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無不交遊。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世謫象臺而殂。

忿狷三十三

夫以伯夷之隘。尚曰君子不由。若夫勁狹之徒。一遭愆

忤。即怒目攘臂。其去伯夷何遠哉。然且曰望望然去之。在伯夷則有然矣。故孟子非惡伯夷。惡後世之以伯夷為口實者。嗚呼。君子何可不知所以自養也。

許子將

已許劬

與從兄文休

已許靖

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

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為郡功曹。排擯文休。不得齒敘。

以馬磨自給。

典論曰。汝南許劬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共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於手足相反。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

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

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畧曰。時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

敵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魏國既建。杜子緒

魏志曰。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曾祖安。祖根。著名漢世。襲避亂荆州。劉

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曰。吾與子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為撥亂之主。而規委身哉。

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遂南適長沙。建安初。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歷官侍中。王仲宣和陽

士王粲已見。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與親 舊南依劉表。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時毛玠。崔瑗

並以忠清幹事。選用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

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

失或多。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槩。並以彊識博

聞見知魏武。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於陽士。杜嘗獨見魏武。留語直至夜半。仲宣性躁競。中夜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陽士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

王僕射敬弘諸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恢之

為新安太守。敬弘子嘗請假還東定省。王剋日見之。至日

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王呼前。既至閣。復不見。

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南史曰。敬弘子恢之。璣之。昇之。孫秀之。延之。曾孫綸之。



之凡四世。並方嚴。剋日  
乃見子孫。蓋家風也。

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荅曰。丹朱未應乏  
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  
清。隔簾趨侍。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悟。末年嘗與友人棋。友  
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  
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

卒。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暹。玩之頗

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孔瑄就仲寶求會稽

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英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

死。煩人。虞玩之王儉並已見。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段相文昌性介狹。每燕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

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梅侍讀。詢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遠避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為。時人多笑之。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慶厯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

鼓樂清時。不聞如此合鬧。

倪元鎮修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麤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讒險三十四

夫讒險之毒。慘於戈兵。是以吉甫慈父也。伯奇孝子也。

不能不致疑於掇蜂之間。成王明君也。周公賢臣也。猶必有待於風雷之變。故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既謂之明。又謂之遠。嗚呼。難矣。况乎義闕君臣。恩非父子。聽言者非成王。吉甫之能詳。致謗者無周公。伯奇之可指。幾何其不見惑於交構之徒耶。卷伯之詩。欲取彼譖人。投之有昊。亦豈過也。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

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

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

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粹承旨文致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

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殂金刀。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襴衡。言論放蕩。衡與融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顏淵復生。諸如此類。辭語甚多。融死之後。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姚崇天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

曳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盧杞以關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大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開口爭事耶。播即暗畏。不敢與爭。

李揆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



不可。且使揆。則異時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

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鎡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荅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

能也。契丹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契丹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用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

墨客揮犀曰。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皆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亦應答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一日執

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穎叔云。劉公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曰。劉待制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

秦丞相檜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聲歎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勲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感。蓋已嗾言事

感明本  
作荷。

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其忤刻如此。

語林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三十

明 何良俊 撰

尤悔三十五

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使言而見尤。行而致悔。豈自修之道耶。故夫子於多聞多見。既闕其疑殆。又欲君子之慎其餘也。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冲。宿

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曹丕已見五官將曰。女人觀

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楸。

魏志

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子楸。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畧曰。楸字子

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

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

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邵負與虞俊鄰居。負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温朱據會。

清言竟日。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負聞而歎曰。

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



邦稱我之傑。深用為媿。

會稽典畧曰。邵貞。字德方。餘姚人。

陸平原

陸機已見

為河北督。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

角鼓吹。謂孫顯世曰。

晉書曰。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能屬文。吳黃門郎。入晉為涿令。陸

機被誣。收拯考掠。兩踝肉盡。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遂同死獄中。

今我聞此。不如華

亭鶴唳。

八王故事曰。華亭。由奉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

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為名。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

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

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

精明本  
作情。

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

之。召閤立本圖其狀。閤外傳呼。畫師閤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歸

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精染翰。頗及儕流。

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

此技。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

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

茶具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御史李季卿宣

龍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

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

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

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

漸者。李公復請為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

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孥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

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偏。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劍之地。山竒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

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詠

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皇朝類苑曰。劉棻。字孟節。

青州壽光人。少師種放。篤好古學。而天資絕俗。與世齟齬。故久不仕。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欲薦之。朝先生

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黃德潤事阜陵。孝宗陵名。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禪。

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

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為何如。對曰。皇太子聖德誠克

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

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語。自今不得復  
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  
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歎曰。悔不用黃

洽之言。或至淚下。

宋史曰。黃洽。字德潤。福建侯官人。通判福州。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

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後歷官御史中丞。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  
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累世  
為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

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不

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宋史曰。洪

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淳熙三年拜中書舍

人。兼侍讀直學士院。

尹少稷稽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



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  
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  
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  
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 紕漏三十六

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然括而羽之。可以射遠。況天之  
降才爾殊。不必盡會稽之竹箭也。不加槩括。欲無紕漏。

其能免乎。是以君子貴學也。

陳壽將為國志。

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事蜀為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

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

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

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文士傳曰。

丁廩。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廩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安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廩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

得明本  
作敢。

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得與及。廡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廡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王濬冲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戶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

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城。故丞相既視表。荅曰。伏讀

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

敢見王公。

顧虎頭

顧愷之小字愷之已見

人笑為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之

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顧引葉自蔽。玄就溺

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

顧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許。皆其深所  
珍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給  
曰。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  
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范蔚宗暉被收。家中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亦盛飾。

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中著樵薪。刑。沈約宋書曰。范暉臨

俱至市。暉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暉既食。又

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時。何事強飯。暉家人悉至市。臨

刑。問須相見不。暉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覿

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

暉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瞻望亦殊。勝不見。吾

意故欲相見。於是乎前。暉妻先下撫其子。曰。罵暉曰。君

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

枉殺子孫。暉乾笑云。罪至而已。暉所生母泣曰。主上念

汝無極。汝曹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

擊暉頸及頰。暉顏色不怍。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

出視。暉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暉轉醉。子藹亦醉。

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暉。呼暉為別。罵數十聲。暉問曰。汝

語林

悲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悲。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袁淑嘗詣彭城王。

南史曰。宋武帝七男。王修容。生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

彭城問

其年。淑荅曰。鄧仲華拜袁之歲。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彭

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彭城曰。身不讀書。何為作才語見向。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沈休文嘗侍梁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休文伏坐流涕。帝亦悲感。為

之罷酒。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容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祖孝徵祖珽已見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

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怡然不屑。北史

曰。祖孝徵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姬擲擣。調新曲。招



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北人謂茗飲為酪奴。亦云水厄。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  
又欲為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初不知。答  
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  
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  
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  
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蘇味道為相。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世號

模棱手。

侯思止為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葱作之。時人號為縮葱侍御。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安祿山好作詩。嘗詠櫻桃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

韓昉是韓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

明本半青  
上有一字。

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晁以為誤。悉改為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無

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傅。儒林公議曰。馮道。當天下大亂。

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挂。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持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

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一試卷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為笑。

余靖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乞。不修開寶塔。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涑水記聞曰。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為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据其罪無所得。唯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連敕。停任。希古杖臂二十。全遂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

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  
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  
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  
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搯孩兒者乎。晏公  
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  
土之濱。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  
倒搯孩兒矣。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



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王荆公為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消風

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呂申公呂公著已見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

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

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

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

吳中舊事曰：程光祿師孟。

吳下人。樂易純質，喜作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

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

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

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

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

願托生。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為之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曰。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

省判。尤趨附不已。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萋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萋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萋其如予何。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子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

建炎中。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有侍臣因召對。自陳劄子。首曰。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會

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  
何物。聞者掩口。

溫日觀

見已

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遂題一詩於上曰：昔

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

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贖資

五錠。

輟耕錄曰：宋季亡賴相聚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後建

言海漕事。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  
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僕從皆佩金虎符。為萬  
戶。意氣盈滿。同  
時夷戮殆盡。

### 感溺三十七

夫欲之感人。迺至於溺而不能返。蓋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奮然自拔者。幾人哉。故孟子以為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為道日損。孰能知損之為道君子哉。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

恨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公祖。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時。為父詣勤。勤顧而異之。明日造焉。仲舉父

出迂勤。勤曰。足下有非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後王伯宗妻卒。伯宗與

諸子並持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



順帝時  
為太尉

荀奉倩既娶曹洪女。

荀彧已見。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容服帷帳

哭明本  
作明

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傳嘏往弔。奉倩不哭而神傷。

傳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

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

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後歲餘亦亡。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

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

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遂及於難。

持明本  
作聊。

劉道真劉賈已見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持之甚苦。婢固不

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

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竒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為信。自敘謙志。

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轆犢車。長柄塵尾。爾丞相大  
恚恨。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  
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  
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  
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  
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

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

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鮫魚。嘗詣

孟靈休。靈休先患疔。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王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丞之。藉注以為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補竟陵典書。後事發。禁錮。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汙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

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瀟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祖劬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

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

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魏收使梁。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魏亦喚取。遍

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受譴。人皆稱其才而鄙其行。

崔湜是崔仁師子。與弟澄液從兄泣並有文翰。別居清

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未嘗

別明本  
作列

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

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唐詩紀事曰。喬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為補

闕。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元載納薛瑤英為姬。以龍綃衣衣之。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訪求此服。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自止。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

疾。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取服。忍凍而歸。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

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

遂與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攜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橐。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東明本  
作縮

一士人以鬻書為業。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

入京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無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趙子固

已見

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楔帖。乘舟夜

汎而歸。行至雪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襍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楔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 仇隙三十八

忿。明本作惠。

甚哉怨毒之於人。遂相讐陷。有殺其身而不悔者。吁可畏哉。故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聖賢之深戒也。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却鴻豫。

司馬彪續漢書曰。却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

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

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

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新廣。慮鯁大業。却慮承望風旨。以微法

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

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敵。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遭禍於表。蓋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

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

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



思明本  
作恩。

鴻豫亦無思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  
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  
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  
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  
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履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  
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  
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  
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  
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虫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  
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  
無傷。雖出跨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減之於己。猶蚊  
蚩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  
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  
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敢夫墜却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  
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  
吏哉輒希腹心修好如初

王平北在任

王又別傳曰王又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府作亂文帝西之長安徵為相

國司馬遷尚書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時年十七

夷甫

是平北子

見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羊不然之夷甫

拂衣而起羊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  
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初羊以軍法欲刑王濬沖  
夷甫又忿羊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謝玄暉頗輕江柘。柘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柘問其故。云。定復不急。柘以為輕。已後遂構害玄暉。

劉長史

劉孝綽已見。

與到茂沿

到沿已見。

友善。同遊東宮。劉自以

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嗤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

高祖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免孝綽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元帝大怒。

釘其舌於柱。剗腸鬻肉。偉顏色自若。

劉璠梁典曰。王偉。洛陽人。學通周易。

嘗在揭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鬪。秦關陣未央。至江陵繫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一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順。湘東取視。乃斬之。

邨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此倉黃。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項。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嘆。惟韋陟遂與之絕。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牛竒章赴舉時。每為同袍見。忽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

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確礪。終為鞅鞅。

後劉轉汝州。竒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

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作詩

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范攄雲  
溪友議

曰。牛僧孺席上贈劉尚書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  
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

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言恃酒輕言語。曾把  
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

病身。幼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  
嗟久。喜幸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  
埃塵。

楊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  
狂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鎮素有潔病。見之  
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  
面。

語林卷三十



何氏語林後序



何氏語林後序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卅說  
作語林成翰林待詔文公  
既爲序之以傳矣又以示  
師道俾志其末簡予惟壺  
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話

言以垂法戒而選集清英  
至爲精絕故多許諸人攸  
晉史者往用以成篇不知  
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小  
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  
自劉知幾始而不知義慶

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  
自有據雖傳聞異詞抑揚  
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壺  
代崇尚人士風流百世出  
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  
不可也豈直與志恠述妖

稽神纂異。誣誕恍惚之談。  
類矣。是故齊梁以來。學士  
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鉅儒。  
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錄刪  
校。尊信益衆。而此書亦益  
顯。於是有擬之。而作唐語。

林續世說者矣。然或止紀  
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  
所採擷。亦終不能如劉氏  
之精。而元朝乃獨上并西  
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

玄達出言。瓌詭卓絕之跡。  
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  
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  
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  
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  
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尋



賢當時如袁綽陸展鮑照  
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  
爲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  
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  
元朝則藏器海濱明經應  
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

嗜好紬繹會萃不仰同志  
校亡劉氏難易豈啻什百  
矣况卅說精絕亦由孝標  
作註詳援確証有不言之  
妙願事出二手作述不同  
而元朗所註乃一嘗並撰

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  
貫通一無抵牾至其所引  
奧篇秘典靡不具列視之  
劉氏富瞻畧等信談洽出  
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  
說者顧曰其多取近壘雜

家頗儻玄雅而又以鞞譯  
之士廁之中古率夏幾不  
分索羊出鞞爲疑是不知  
元朗之志杜於法戒則不  
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  
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

謂商監秦喻世惡得而舍  
諸若夫其文則史隨政行  
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  
朝之叙言語篇固自謂玄  
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  
者可自得之矣元朝著述

1403170

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  
 與壘說所旨同異者著之  
 亦以百作者之苦心云爾  
 長洲陸師道撰

